

文汇·麦杰珂
新锐作家系列

另一个世界的 花朵

余西 著



文匯出版社



另一个世界 的花朵

余西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另一个世界的花朵/余西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3. 2

(文汇·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)

ISBN 978-7-5496-0761-7

I. ①另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6470 号

另一个世界的花朵

主 编 / 桂国强 陈 平
执行主编 / 陈先法

作 者 / 余 西
责任编辑 / 陈今夫
封面装帧 / 瑞凡品牌设计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出版社**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排 版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 / 江苏省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字 数 / 120 千
印 张 / 6.875

ISBN 978-7-5496-0761-7
定 价 / 22.00 元

主 编

桂国强 陈 平

编辑说明

为推动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,展示当下文学界活跃在一线的年轻作家的创作风貌和成果,鼓励他们的文学表达,文汇出版社与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袂推出“文汇·麦杰珂新锐作家系列”。

本系列共十种,为关注生活、关注现实、关注时代的小说作品,题材多样、内涵丰富、情感饱满、风格各异,其中七种为长篇小说:哲贵的《迷路》、余西的《另一个世界的花朵》、甫跃辉的《刻舟记》、杨则纬的《我只有北方和你》、周荣桥的《易安香学——李清照的人生和她的中国香》、王兴菜的《一路向东》、杨青的《约翰·列侬坐在我的窗口》;三种为中短篇小说集:走走的《天黑前》、任晓雯的《阳台上》、张怡微的《旧时迷宫》。

文汇出版社

上海麦杰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2013年1月

倘若今晚的月亮，它升起时
是空虚的——一个不好的兆头
意味着“你凋落，像花朵”。

——弗兰克·奥哈拉

第一章

1

许多年前四月的一个下午，我坐在一列从上海开往温州的火车上。外面下着雨，很小，如果不是注意到快速向后退去的稻田、屋顶与沙子路都湿了，几乎察觉不到这样的雨，或者，你会错以为这样的雨只落在自己的心里，与旁人无关。我所在的车厢没有几个人，还空着好些座位。这在中国南方的火车上是很少见的。会不会是我的记忆将这节车厢故意装饰成这般空寂的模样？因为这样的时刻，我已经有些记得不真切了。车上的人也好，行李也好，我都没什么印象，他们更像是一个个被画家忽略的背景，没有形状、声音、色彩，只是一片片苍白的灰色。唯一明亮真切的，只有眼前的一个银托盘和一只不知道是谁丢弃的矿泉水瓶。我记得自己趴在桌面上，像是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，缓慢地靠近瓶子。有几滴透明的水黏附在瓶壁上，随火车的前行颤动着，但就是怎么也掉不

下来。但很快这些就不重要了，那些水滴在我眼前不断地扩展、蔓延，直到我进入了一半透明一半模糊的水中世界。

2

《惊马奔逃》，马丁·瓦尔泽。

这本书是小虫给我的。毕业那会儿，他放了很多书在我这儿，说是带回去太麻烦，况且都是他看过的，以后也不一定会重看，还不如留给我。

小虫是我在大学里认识的朋友。我们是中文系同一届的学生，住在同一幢学生公寓大楼里，在路上、教室里或者楼梯间偶尔也会遇到。但奇怪的是，直到大二暑期我们才算真正相识。这可能是因为，在这之前，我们缺少合适的时间和场合，毕竟一个人认识另外一个人是需要机缘的。也可能跟我们的性格有关，两个人都有点自闭。自闭的人总是有些相似，而相似的人总是容易相互忽略。

那年暑期，我们都没有回家而是留在学校里消磨时间。学校所在的小城素有“小火炉”之称，七八月份又是一年最热的时节。为了避暑，我常常到图书馆的阅览室里看书。我喜欢暑期阅览室的氛围。厚重的暗绿天鹅绒窗帘垂放而下，室内寂静、冰凉而幽暗。两三盏日光灯散发着适度的光亮，正好可以让人看见书页上排列的黑字。那段时间，阅览室总是空寂无人，坐在阅览室的中央，像是在一座沉落于海底的城市，你很快会觉得自己也成了那座城市荒芜而孤独的一部分，任

时间在身上缓慢流逝。

我就是在那个地方认识小虫的。

那天下午，我在看《问题的核心》。小说中弥漫的阴郁情绪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，仿佛正置身于非洲腹地，备受湿热的折磨，就像那个中年男人斯考比一样。我合上书，暂时从格林的世界中逃离，望着嗡嗡响的空调发呆。大概过了两三分钟，也许更长的时间——我不知道，总觉得这个世界所谓的时间概念在那里消失了，反正是一段说短可短、说长也可能很长的时间，那段时间过去之后，我看到了小虫。

许多年以后，我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小虫时那种恍然一笑的感觉。好像我们一直都生活在相同的一场迷雾中，偶然的瞬间，雾气迅疾消散，雾中的人得以显现。他对着我微笑，似乎在说，原来你也在这里啊。你看，这萦绕不散的雾。

毕业后，我就没有见过小虫。那次到温州就是去看他的。我的背包里放着很多书，都是他走之前留给我的。我准备还给他。

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景，当时整个学生公寓大楼的人都回家了。小虫本来也可以跟他们一样按时离开，但是他说回不回家都一样，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好做。那样无所谓的话方式符合他一贯的作风。

临近毕业，我突然不合时宜地发现自己对未来一点想法也没有。以前，我的人生一直都有明确的目标。小学毕业之

后，我要考上初中，初中毕业我要上高中，依此类推，但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做什么呢？我没有想过，只是模糊地相信，这个世界上会有一种职业特别适合我，像螺栓和螺帽。

妈妈曾打电话过来，要我回去做高中老师。她说，老师的工资高又体面，还有寒暑假，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。另外她和我爸也老了，需要我在他们身边，时时照应。诸如此类的话，那段时间她说了很多。

我曾经很认真地想过妈妈的建议：当老师和回去。

我想象着每天在同一个教室里，面对同样的五十来个孩子的情景。我给他们讲解那些无聊乏味的课文，然后装作很有趣听到他们见解的模样，拿着同样无聊乏味的问题为难他们，笨拙地给予暗示，鼓励他们说出我早就知道的答案。课后，他们的父母还会打电话过来，对我说起那些小孩子可能会遇到的问题：上课精神不集中，旷课、逃课，早恋和对性的最初萌动，沉迷于游戏与网络，打架、撒谎和赌博，等等等等。我得对他们的误入歧途，他们可能遭遇的危险负上全部的责任，也就是说，我要承担的不仅仅是自己的，还有其他五十来个更加脆弱的人生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如此。对一个自己尚且都自顾不暇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境况未免过于黯淡纠缠了。

但这还是次要的。

我知道，如果回去，我将很快会被塑造成型。我的身旁聚集着我的父母、姨妈姑母、大舅小叔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……我将被安置在这个庞大复杂的网络中，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

都会通过不可见的丝线影响到我。我将按照他们的意愿，很快地找到一个女孩，很快地结婚，很快地生孩子，很快地看着他们一个个衰老、死去，参加一次次大同小异的葬礼。就是这样。人生沿着被设定好的轨迹发展，毫无意外，毫无希望。

我的犹豫不决，使我浪费很多工作的机会。等到毕业，我反而松了口气。也许我应该留在这里，直到想好了该做什么为止。小虫对我的想法没什么意见。他说找到工作之后可能还会失业，这跟毕业之后直接失业，没有本质的区别。我们无论做什么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

七月将尽的那个星期天黄昏，我们出了学生公寓，向右沿着水泥路往前沉默地走了十分钟左右。在第一个十字路口，小虫对我说，就到这吧，送到火车站也好，送到这里也好，反正都是要分开的。我说好吧，那你路上小心。话虽如此，但我还是很想送他到车站，哪怕仅仅是半个小时，或者更短。这未必是出于对他的留恋，而是想把自我孤身一人的状态往后推迟到下一秒钟。

他向我笑了笑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在阅览室第一次见他，他也是这么笑的。很浅的笑容，只是在嘴角牵动了一下，你分不清那到底意味着快乐还是悲伤。如果那是悲伤和快乐兼而有之，你也分不清有几分是快乐，又有几分是悲伤的。后来，我才明白这样的笑容往往发源于内心苦涩的人，这样的人是没有纯粹的快乐和悲伤的，他们有的只是混沌的情感。

楼道里落满了被人丢弃的书本、试卷和灰尘。有人在离开前，怀着一种决绝的耐心把所有的书一页页撕下来烧了，从下午一直烧到了深夜。这之后，大楼里一直弥漫着灰烬和火的气息，即使过了一个多月仍没有消散。

到了五楼，我在过道上走了一会儿，又在卫生间的水槽前，拧开水龙头，捧着双手接水，洗了洗脸。洗完后，我走出浴室，走到过道的尽头，打开 502 寝室的门。

太阳西沉，如同血一般的阳光涂满了整个房间，钢制的床架熠熠闪光。我搬了一把椅子，来到了阳台，在靠近栏杆不到半米的地方坐了下来。楼下，水泥路上的阳光已经退隐，呈现出一派暗淡死寂的灰白。半个小时之前，那里曾经走着两个少年，现在除了两旁的梧桐和斜靠在树下的自行车外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抬起头闭上眼睛，在黑暗之中，感受这一天最后一抹阳光带给我的温暖。

3

我没看过《惊马奔逃》，对马丁·瓦尔泽这个德国作家知之甚少。所以对我来说，书中的十几个中短篇都是新的，每一篇都有可能带给我快乐，也可能让我感到乏味，以致随着火车的节奏陷入睡梦之中。不管怎样我都无所谓，我所需要的不过是用来消遣时间的文字。

我随意地翻开书。第六十三页，正好是在某一个短篇的中间，于是又往前翻了两页。在六十一页，我看到了这个短篇

的名字：在斯图加特的一项使命。我的视线落在距离标题大概有 2.5 厘米的第一行文字：“每坐一次火车，让我琢磨不透的列车时刻表对我命运的影响都有所增加……”

我就着窗外阴沉的天光，看会儿短篇，停下来后又对着窗外的雨发呆，再继续往下看。两个多小时之后，也就是我见到瓶中水滴的半个小时之前，我看完了这个总共才八页的短篇。我没有看懂。这是一个与谋杀有关的故事，但我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杀人的理由。死去的人叫乌熙，在德国，这样的名字一般用在身材娇小的女人身上。她在斯图加特这座城市里寂寞地活着，跟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区别。不同的是，一些人仍旧寂寞地活着，而她的寂寞在一次谋杀中终止了。但是为什么要杀她呢？在火车的震颤和轰鸣里，我没有找到答案。

这也许便是我还记得这个短篇的缘故，我对所有莫名其妙的事情都有兴趣。我还记得开头那段有句话正好跟火车有关。

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火车站广场里都埋伏着各种机遇。”

“火车站广场”，一个隐喻，大概一切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都可以称之为火车站广场吧。也只有在那样的地方，人群交错往来，机遇和随后的故事才会频频闪现，而又随之隐没。

关于红袜子女孩的故事，就是从这样的机遇中被我偶然听到，又将我带入它自身的故事里，成为它的肌理中一个微小得几近不被察觉的斑点。

那会儿我靠在火车座的椅背上发呆,《在斯图加特的一项使命》已被我暂时抛却脑后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听到椅背的另一头有人在说话。那是一位老太太和一个孩子的声音。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太太在讲,小孩子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天真的问话,好让故事得以继续。老太太的声音艰涩而含糊,我想她大概上了年纪,牙齿脱落了,嘴唇灰白而单薄。所幸的是,那时的火车出奇安静,我还能大致明白她讲了些什么。

事后回想,那种安静真是不同寻常。人群和火车似乎都退到一边,成为一幅淡得不能再淡的背景图画。我的眼前是一片空无,只有耳畔那一老一少的声音在断断续续地回响,好像这一段脱离时空的插播是专门为我而设,正如在所有那些命中注定的故事中所发生的。

……有人说她出生的时候,接生婆就发现她穿了双“红袜子”。当然那不是真的袜子,只是类似于粘膜的物质,又细又薄,包裹住她的双脚,不经意看过去像极了丝质红袜。按接生婆的说法,这双“红袜子”在她出生后便瞬间消退了。也就是说,除了她之外谁也没见过。对此很多人并不同意,他们认为红袜子女孩出生的时候,接生婆不可能在场,因为他们相信,那女孩并不是那户人家的亲生女儿。

那是十二月的一个清晨,三四点钟,那户人家的女人照例起得很早。她打开通往后院的门,发现门前放着一

个竹篮，竹篮里有个襁褓，一双穿着红袜子的小脚袒露在襁褓的外头。十二月的清晨仍旧处在黑暗中，一派冰冷刺骨，红袜子女孩被发现之前，在门前少说也有四五个钟头了。那个女人将她抱在怀里，有一刻她几乎以为红袜子女孩已经死了。她安静、冰冷，甚至连呼吸、心跳都感觉不到。但是不久，她怀中的婴儿似乎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温暖唤醒，哇哇地啼哭着，撕扯着黎明前薄薄的夜幕。好像这才是她的新生，她刚从母亲的子宫中遗落到了人世。

这件事距今已有十八年，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已无从查证。村子里的人跟那户人家平时很少往来，谁也不记得在这之前那个女人是否有过怀孕的迹象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她是在十二月的那个清晨来到我们这里的。

我们叫她红袜子女孩，不是因为她的出生，毕竟那只是个无从考证的传言，而是因为，很久以后，当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时，她就一直穿着红袜子。无论冬日还是夏季，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，我们从未见过她脱下红袜子的模样，仿佛那是天生的。事实上，那双红袜子确实给了我们这样的感觉：随着她慢慢长大，红袜子的色泽、纹路、形状大同小异，只是尺寸增大了些。

她十四岁，“红袜子女孩”的名号在村子里已是尽人皆知。谁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头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。

似乎是，我们一觉醒来，面对草尖之上微冷的光，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太阳会从东边升起，风吹过草木会摇动，而她会有这样一个名字。这个名字对我们而言是如此顺当、妥帖，以致我们都忘了那个女人也曾给她起过一个好听的名字。

她十六岁，那双红袜子具有了魔法般的诱惑力。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想看一眼那双裹着红袜子的脚，或是那双被她的双脚凸显出姣好形状的袜子——谁知道呢，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想要看的是什么。那双红袜子，连带着穿红袜子的女孩，成了雾村年轻人眼中唯一想见到、心里唯一思量的事物。他们像是梦游症患者，茫然地放下手中的活儿，沿着村子的环形公路，来到那幢坐落在山之背阴处的老房子。那户人家是做旅馆生意的，那些年轻人便堂而皇之地住了进去。但那里的房间很少，更多的年轻人只能在她家周围不分昼夜地游荡。

那一年，那家旅馆的生意从来没有这么好过，但与此同时，全村的良田却荒废了，对我们女人来说，却是最糟糕的年份……

4

毕业后，在他父亲的安排下，小虫来到某个政府机关做文秘，除了整理文件、记录会议上的内容，给领导倒茶、跑腿等诸如此类的杂事外，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。

他的父亲是个商人，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。他期望小虫能努力工作，以后好有机会从政做官。小虫对这份工作不怎么热心，实际上他对所有的工作都不怎么热心。但人生来就是要做事的，既然有人替他安排了一份差事，省却了很多麻烦，他也就乐于接受了。只是他把这番心思隐藏得很深，表面上装出一副讨厌做公务员的模样，跟他的父亲讨价还价。

他的条件之一，便是答应他搬出去住。

拥有自己的房间，这个想法由来已久。每一个在集体宿舍中生活了十年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只是小虫比我们更热切罢了。毕业后的小虫觉得极需要这样的—一个房间，在那里除了他之外，没有任何人，甚至是他的父母也不在考虑之列。

不久，他在郊区找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。一个房间作为卧室，另一个房间空着。下班后的小虫会在卧室里上网、看书、睡觉，在那个空房间里散步。有时他绕圈走，有时沿着对角线交叉走动，有时像壁虎四肢贴着墙壁，以一种别扭的姿势横行，感到累了便站在窗前，望着窗外荒芜的稻田。微风吹过足有一人多高的野草，发出跟夜晚的虫鸣一样好听的声音。

在一些无眠的夜晚，小虫会从卧室来到空房间的窗前，望着星空下那片幽暗的稻田。照例有与虫鸣一样好听的风声。黑暗里的野草在风中秘密潜行。他曾在那样静谧澄澈的时刻，见到萤火闪动。他固执地认为，那一定是死去多年的孩子在草地间夜行时发出的微响。